

后浪

THE

2 The Doll's House

SANDMAN

睡魔

2 玩偶之家

[美] 尼尔·盖曼 等编绘

韩钢 译



VERTIGO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后浪

2 The Doll's House

SANDMAN

睡魔

2 玩偶之家

[美] 尼尔·盖曼 (Neil Gaiman) 等编绘

韩钢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睡魔. 2, 玩偶之家 / (美) 尼尔·盖曼等编绘; 韩钢译. —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6.11

ISBN 978-7-5502-8926-0

I. ①睡… II. ①尼… ②韩… III. ①漫画—连环画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J23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50097号

THE SANDMAN VOLUME 2: The Doll's House

Compilation, cover and all new materials Copyright © 2016 DC Comics. 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US in single magazine form as Sandman 9-16.

Original U.S. editors: Karen Berger and Art Young.

Introduction Copyright © 1990 Clive Barker.

Copyright © 1989, 1990 DC Comics. All Rights Reserved.

All characters, their distinctive likenesses and related elements featured in this publication are trademarks of DC Comics. VERTIGO is a trademark of DC Comics. The stories, characters and incidents featured in this publication are entirely fictional.

Published by Ginkgo (Beijing) Book Co., Ltd. under license from DC Comics.

本书简体中文版出版权归属于银杏树下(北京)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
睡魔 2: 玩偶之家

编 绘: 尼尔·盖曼

迈克·德林根贝格

迈克·祖利

克里斯·巴彻罗

马尔科姆·琼斯三世

史蒂夫·帕克豪斯

译 者: 韩 钢

选题策划: 后浪出版公司

出版统筹: 吴兴元

特约编辑: 赵 卓

责任编辑: 李 伟

营销推广: ONEBOOK

装帧制造: 墨白空间·黄海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40 千字 760 毫米 × 1115 毫米 1/16 15 印张 插页 8

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8926-0

定价: 128.00 元

后浪出版咨询(北京)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@hinabook.com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64010019

后浪

2 The Doll's House

SANDMAN

睡魔

2 玩偶之家

[美] 尼尔·盖曼 (Neil Gaiman) 等编绘

韩钢 译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VERTIGO



序

在翻开你手中的这本合集之前，请允许我们定义两种幻想作品。在恐怖小说和电影中常见的是第一种，它们首先呈现一个类似于我们自己居于其中的现实，然后假想另一个入侵的现实，这一现实要么同它反对的现状达成和解，要么遭受流放。有时候，如同在每一部驱魔电影中一样——绝大多数的恐怖影片都是如此，还有那种换了称号的——外星人影片，都能成功地把肉刺从现实的脓疮处移走。在其他情况里，拜访者成了人们“日常”生活的一部分。比如超人，无论如何，都是外星生命，他便是入侵现世那易于接受的一面。

第二种幻想作品要有趣得多。在这些故事里，整个世界充满神秘。没有什么绝对的现状，只有属于各个人物的、相关联的一系列现实。所有的一切都很脆弱，并容易受其他情况的干扰。第二种作品里最好的作家之一是埃德加·爱伦·坡。在他那些狂热的故事风景中，人物——甚至建筑——都是作者那痛苦的、性的焦虑的体现。在其中，一切都有可能，因为整个故事都根植于作者的脑海。

是否有这种可能，因为远离所谓的批评家和学院派，因此漫画成为了培育第二种奇幻文学的沃土呢？在电影里，艺术影片（以费里尼为首）才敢不再拘泥于自然主义。而这几年来，最成功的漫画作家才是那些从安全的海港走出去，走向狂怒的大海，走得最远的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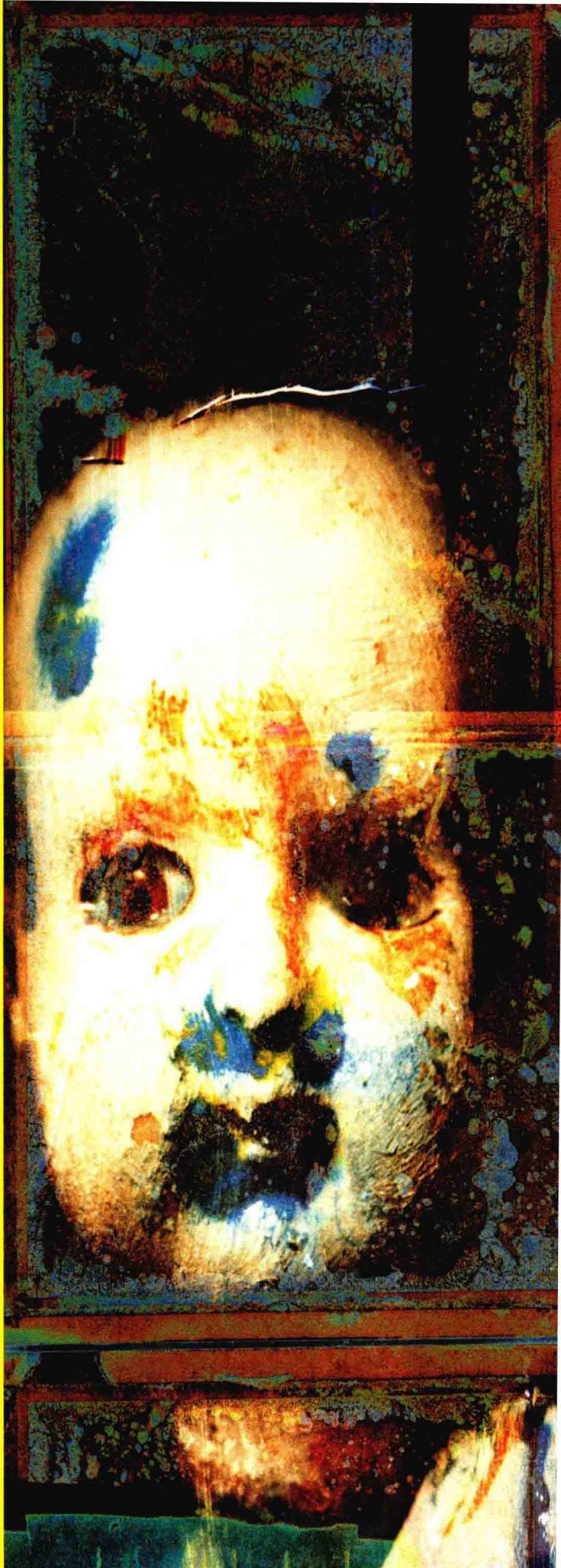
比如，尼尔·盖曼先生，在很短时间里，他就凭借自己的想象，摇身一变为大众情人，但他的故事都完美地蔑视了对现实的完美重构。他不想讲一个直白到让人一听就忘的故事，他也不想提供道德说教。相反，他就像个疯厨子做婚礼蛋糕一样来构建故事，一层又一层，把所有的酸酸甜甜


甜混合其内。故事中的角色早就不去怀疑盖曼先生对于常态的“暴行”是否合理。他们生于这片大漩涡中，知道除此之外，再无其他真相。这里有生灵梦到了梦；另一些则梦到了梦的伪装者。这里有跨越维度的存在，他们对自身命运的态度，有如拿破仑一世。而在同一幅图画里，还有那些仿佛从泡泡糖卡片里逃出来的五颜六色的怪物。

这个混杂的世界是如此美好、充盈，富有特色。盖曼先生就是那些先驱者的一员，他们认为自己的故事没理由不去拥抱闹剧、神秘的沉思，以及死囚室里最冷酷的连环杀手。他之所以能创作这部内容如此丰富的作品，是因为他对所有媒介都有广泛的认知，而且明确知道这些媒介的力量在何处。他同样也有——而且这比仅仅做个搞漫画的小子重要得多——他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看法，并利用媒介的无倾向性将他的看法出版出去。毕竟，哪里还能有荣耀、愚蠢和庄严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呢？泡泡糖般的少女心、梦的旅行者、连环杀手，还有从坟墓里爬出来的客串明星能共处一室，还能在其他地方遇到吗？

让这些肆意挥霍的才智和满纸荒唐言能偶然进入你最热烈的梦里，这就是盖曼先生想做的。忘掉封面上写的吧，主角和作者是同义词，当你阅读这本书的时候，盖曼先生就是睡魔本人。看吧，他正领你入梦呢。

克里夫·巴克
伦敦，1990年4月3日





起初……

但是，我们当然无法看到真正的起初。等到灯光黯淡，我们中途加入，并想知道早先发生的故事。对我们的身边人低声问到：“他是谁？她是谁？他们以前见过面吗？”

我们继续。

我们不妨想象，在我们身边的是一个高个子，也许身上套着古老的、僧侣的长袍，他的面容隐藏在他的头罩之下。他身上带着古老和灰尘的味道，并不好闻，而他的手上拿着一本书。当他打开那本书（毫无疑问，是羊皮纸的，手指慢慢划过每一个词语），我们听到了金属碰撞的叮当声，然后注意到那本书被锁在了他的手腕上。

别担心，我们已经在梦里见到过很多奇怪的事情了；而小说只不过是凝固了的梦，将想象连接起来。它们并不比那些创造它们的人更值得信任。

我们在梦中吗？

也许。

但那身着长袍的人正在说话。他的声音像图书馆的旧羊皮纸一样沙哑。每当深夜，当人们回到家，那些书就开始朗诵它们自己。我们仔细聆听：之前的故事……

“罗德里克·伯吉斯不仅是个邪恶的人，他更是一个自负，甚至到了狂妄地步的家伙。他不满足于他的富有，或者对古代秘术兄弟会的领导（虽然兄弟会并非流传自充满智慧的古代，只是在十六年前的世纪之交的时候，由伯吉斯亲手组织起来的）：在他隐退之后，他迫切希望能够得到永生。”

“那一年是1916年，外部的世界正被一战的硝烟所笼罩，而在‘法文尼日格’，他萨塞克斯的房子里，罗德里克·伯吉斯筹划了一个计划。他将捕捉并囚禁死亡。”

“通过在一本偷来的书里找到的祭文，他开始了召唤仪式。我想当他偷取到意外的果实，当他看到他庄园地下室的法阵里出现的身影，他是真的十分意外。”

“那不是死亡。”

“法阵中的男子一身黑衣，他的脸庞被一个用骨头、玻璃和金属制成的面具所包裹。黑色长袍的下端火焰花纹在跳动；他的脖子上挂着一块珍贵的石头，是块红宝石；而在他的身边是一个皮制口袋，封口用细绳紧紧系住。”

“那么，伯吉斯知道，他抓到的是什么呢？他能想到在仪式之前就已削弱了墨菲斯——梦境之王的那种力量了？伯吉斯的召唤祭文有如最后一根稻草，压垮了早已突破极限的某人——某种存在。”

“他知道吗？我对此表示怀疑，而且就算他知道，他也不在乎。”

“伯吉斯夺走了这个近乎无限的生命衣服和所有物，并将这个意外来客囚禁在法阵中间的一个密闭的玻璃球里，然后就那么将他丢在那儿。”

“梦之王被抓住，然后被囚禁。”

“这件事冲击着整个世界：孩子们一睡不起。他们的生命被抹掉——尤妮提·金凯德就是其中之一，十五岁，遗失在梦境世界里。人们将这种疾病称为，嗜睡症，成千上万的人深受其害。”

“有四个人知道牢笼中那个人的真相：罗德里克·伯吉斯自己；他年轻的儿子阿历克斯；路瑟文·西克斯，伯吉斯的助手；还有埃塞尔·克里普斯，伯吉斯的小情妇。”

“罗德里克·伯吉斯希求的，只有无尽的生命。”

“1930年11月，事情对他来说逐渐恶化。发生了一件丑闻——伯吉



斯被一个老妇人的孩子们告上了法庭，老妇人曾给兄弟会留了一大笔财产。这件官司给古代秘术兄弟会带去了混乱和更多丑闻。”

“然后，路瑟文·西克斯和埃塞尔·克里普斯串通一气，带着超过20万英镑偷偷逃走。他们还带走了其他东西：一块宝石、一只面具，还有一个袋子……”

“这对恋人逃往旧金山，然后将面具交给了一个恶魔。西克斯需求保护，他们用面具同恶魔交换了一条项链——一枚固定在链子上的眼球。在接下来的六年里，那条项链保护着西克斯免受任何可能的伤害。假如埃塞尔·克里普斯没有离开他——同时带走了项链和宝石——的话，该种保护会直到永远。”

“路瑟文·西克斯死于一片混乱之中，而某处，罗德里克·伯吉斯在偷笑。”

“伯吉斯又活了十一年，然后他死了，在这十一年里，他依然折磨着那个囚犯，依然祈求无尽的生命。他的位置最终被他的儿子，阿历克斯所取代。而在地下室里，在那个法阵之中的玻璃球内，被捕者皮肤苍白，他的眼睛如同远方的星辰，他在等待，他在这个世界上有着无限的时间。”

“阿历克斯·伯吉斯和他父亲不是一类人。在他的手上，古代秘术兄弟会枯萎、腐朽；但即使躯体消亡，它的影子还在。”

“那个法阵在‘法文尼日格’被画下了七十年之后，被打破了。墨菲斯逃走了。就那么简单。无尽家族有的是时间。他们能够等待。他能等到这间房子的每块石头都化为尘土。他在黑暗里等待了一个人类一生的时间，而现在，他自由了。”

“当他逃脱之后，那些一直陷入沉睡的人们又再次苏醒过来——不过他们消失的生命一去不复返，从儿童时代直接跳到了到老年，中间一片空白。”

“在梦里，墨菲斯召唤了阿历克斯·伯吉斯，并对他作出了无尽苏醒的判决。听：当阿历克斯从梦里苏醒过来，心脏砰砰直跳，苍老的皮肤上布满冷汗，他发现自己又进入另一个噩梦之中，比上一个更可怕。在这个世界的某地，直到现在，他依然被困在他的梦境世界里，祈祷能有人，不管怎样，叫醒他。而在他梦里，每一秒都像永久那么长……”

黑暗的画面静止了，我们想弄清楚他的脸上的特征，想在他兜帽的阴影之下品尝到某种明确的东西。毫无意义。也许这一切都子虚乌有。

“梦，死亡的弟弟，返回了他的领域。可以这样描述他：虚弱不堪、法器尽失，返回了自己的城堡。”

“墨菲斯，梦——随便你想怎么称呼他——并不是梦境世界唯一不朽的存在——生命，当然这种描述不够准确。梦境还有其他存在，许多其他的存在。遗失者、无形体者、原形和鬼魂……还有其他的。它们是他的仆人，是他创造出来的，生活在他的领域里；而他是它们的国王。”

“他发现他的城堡崩塌了，他的仆人已作鸟兽散。他开始了重建的步伐。但如果要重建，他需要许多年前被伯吉斯从他身边偷走的东西。”

“梦之王召唤了三位一体的命运女神——少女、妇人和老妪——向她们询问自己的法器去哪儿了：袋子，里面装满了梦之沙；面具，是他在其他领域的符号；宝石，很久、很久以前，他用自己的本质创造了它，并将他的许多力量灌注其中。”

他听到了我们没有说出来的问题。

“多久以前？”

“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星球——地球，在它的早年，在它刚刚由一个

炽热的星体冷却下来时，远比那块薄薄的地层覆盖在它表面还要早——那时候上面只有一圈孤独的大气层，那时候它会梦见什么呢？那么，这就是，很久以前。”

“即使是对梦境之地最细小的操纵，梦之王也一直依赖于他的红宝石。那些法器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个危险的陷阱。”

“他像赫卡忒询问自己的法器流落何方，而她给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。”

“沙袋已经遗失许多年，最后落到了一个英格兰人，约翰·康斯坦丁的手里。面具流落至地狱，被一名恶魔获取。那枚红宝石由埃塞尔·克里普斯传给了她的儿子，约翰·迪依。”

一页翻过，我们有时间来猜想，比如，我们身在何方。我们也在想身边人的书上还写着其他什么？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信念让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名字就在那本书上——还有我们生命中的每个细节、经历过的每件事，无论多么微不足道；还有我们所有的过去、我们所有的未来。你想知道你会怎样死去吗？

他继续说道。

“那个沙袋已经被康斯坦丁的旧爱，一个叫瑞秋的女孩拿走了。她打开那个沙袋，发现了梦之沙带来的无限欢愉。梦之沙绝不会耗光，它永远存在。她躺在床上，吸食着它，呼吸着它，将它在自己的皮肤上摩挲，沉醉于完美的梦中。”

“瑞秋不再进食和睡眠，但她依然做梦。”

“在康斯坦丁的帮助下，梦境领主找到了瑞秋和沙袋。然后，在康斯坦丁的请求下，他令她在一个甜美的梦境中死去。”

又一页翻了过去。那是一本纸质的书吗？我发现我们自己开始在想，如果把人的皮肤，晒干压薄，然后制成一本书，是不是也会像那样发出沙沙声……

“接下来，他带着沙袋去往地狱。在地狱，他遇到了路西法陛下——路西法曾经是最美丽、最骄傲的天使，而现在是地下世界的帝王，谎言之王，地狱三巨头之一。”

“那个拿着面具的恶魔叫克容佐恩，是别西卜的手下。梦之领主被迫挑战克容佐恩，以决定面具的所有权。”

“那场战斗，墨菲斯获胜了，他重新获得了自己的面具，同时也收获了路西法极大的敌意。”

“有人说，我们以自己的敌人而为人所知。如果这是对的，那么墨菲斯将备受关注。”

“由于面具重新回到梦的手里，契约也失效了。那个维持埃塞尔·克里普斯（现在名叫埃塞尔·迪依，已经老去）生命的项链也失效了。她死了，项链传给了她的儿子，约翰。”

虽然没人和我们说过，但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关于她儿子的事：有如海浪一般疯癫，有如愚人一般痴狂，他的皮肤包裹着骨头，应有的血肉早就消失不见。约翰·迪依，自称为命运博士（但这名字不应该属于另一个人吗？属于某个像我们身边的这位身披长袍、手持书本的人吗？）。一个从不做梦的造梦者，梦境领主红宝石的最后一位拥有者。

“迪依逃离了被关押了许多年的监狱，冲入黑夜，去寻找他的宝石。”





“同时，梦之王也在寻找那块宝石。但他不知道，迪依已经鲁莽地改变了那块宝石的结构。”

“最终，在一间保存着那些遗失珍宝的仓库里，墨菲斯再次找到了他的宝石。但他发现宝石已经被动过手脚了，它不再聚焦并放大，而是吸收了他的能量。”

“这让他变得虚弱，并且——字面意义地——消耗一空。迪依从梦境领主的手上夺走了宝石，并用它来摧毁那些正处于虚弱和沉睡的心灵。当他等待的时候，他用自己的方法来娱乐自己。”

我们注意到，我们并不想知道迪依是怎么来娱乐自己的。

“墨菲斯躺在仓库冰冷的地板上，无依无靠，神志不清。他能够感觉到，远方，对梦境时光的破坏、扭曲和痛苦。他花费了一天的时间才逐渐恢复了力量。”

“然后，他用人的形态，步行了一英里，来到了宝石等待它主人的地方。与此同时，宝石正在向全世界传递着痛苦和疯狂的信息。”

“墨菲斯在梦境之地与迪依战斗，试图去控制宝石，但他的努力毫无意义，宝石极大地削弱了他的本质。”

“完全可以想象，迪依能够把墨菲斯全部吸收到宝石里，然后将他变成水晶里的一个被冰冻的灵魂。他的能量被那个疯子完全掌握，完全可以想象……”

我们的邻居停了下来，抬起了他的头。在他兜帽之下，只能看到一片阴影，但我们依然能感觉到他在看着我们；也许在阴影下，甚至都没有真正的眼睛。如果真是那样，一定很奇怪，而那也让我们感到恐怖。

“如果故事的这部分有什么寓意，而就像我质疑‘故事的开始’一样，我也质疑寓意，它很简单：不忘初心。”

“迪依以为摧毁了宝石，就能造成对他的致命一击。但是梦境领主属于无尽家族，他们不是神（当对神的信仰消失，神就会死亡。但即使最后一位神进入到死亡之地，无尽家族还是会存在，进入化外之境），摧毁宝石也没有能够摧毁它的创造者。”

“相反，那么做，却解放了他，也许，比解放还要多。那么做让他曾经放入宝石中的所有能量都被释放了出来。”

“墨菲斯陛下将迪依带回了之前被囚禁的地方，将他重新关在那儿。然后他离开了……”

……

我们还在听着这个故事，等到着某个结局，我们的邻居就合上了他的书。锁住盲眼命运的冰冷锁链叮叮直响。

这个故事，当然，远没有结束。但我们知道，我们不可能再从他那儿听到这个故事了。很不情愿地，我们转身离开。浓雾升起，是时候离开了。

我们是在中间加入的，寻找一个时机，在灯光升起的之前离开。如果没有开始，那么也就不会结束。

我们独自在黑暗中，每个答案都引出了新的问题，而事情永远都在发生。

相信我，起初发生了什么，知道这些就足够了。

故事继续，也许，这就是我们唯一能希望的……

DOLL'S HOUSE PROLOGUE

玩偶之家：序曲



TALES IN THE SAND

有些传说被讲述了无数遍。

有些传说是讲给孩子们听的，告诉他们部落的历史，什么东西能吃，什么不能，忠告的传说。

有些传说在女人间流传，使用的暗语从来不会教给半大不小的男孩，而男人们又太聪明了，不屑于去学，这些传说是不会给男性讲的。

沙漠中的传说

作者
尼尔·盖曼


原画
山姆·凯斯
迈克·德林根贝格
马尔科姆·琼斯三世

上色
紫龙尔


有些传说是夜里男人们在小棚屋里讲的，都是些简单热闹的故事，比如失去男伴的蜥蜴，或者骗子马拉巴尤如何把猩猩粪当成月亮精魄卖给狮子王。

有些传说在整个部落中流传，它们会在节日里、宴会上被人讲起，比如跳石的故事，比如火的起源，诸如此类。

粗俗的传说、高深的传说，传说始终被讲述、被聆听，翻来覆去。




有个传说只会讲一次。



年轻的那个还能感受到割礼的痛苦，但刚行过成年礼的骄傲让他忍耐了下来。

他们已经徒步走了两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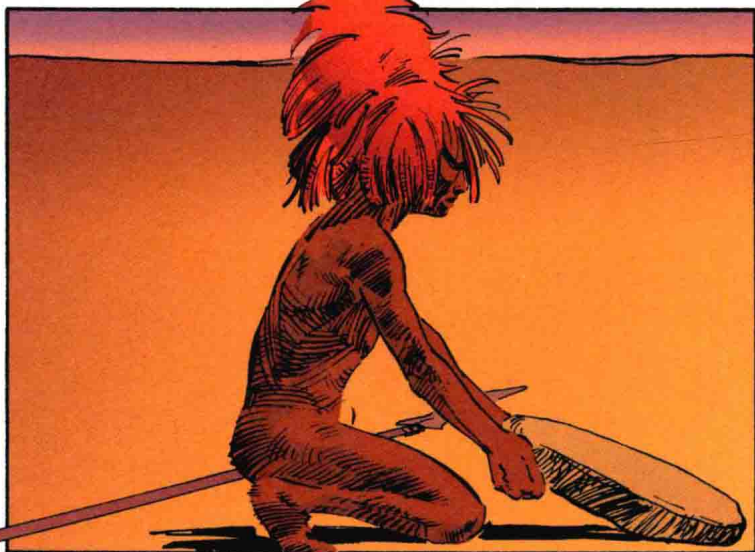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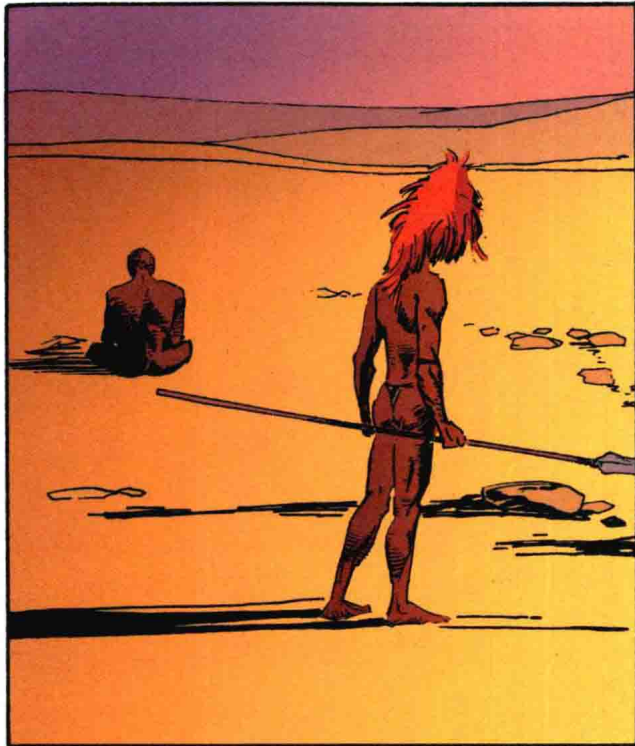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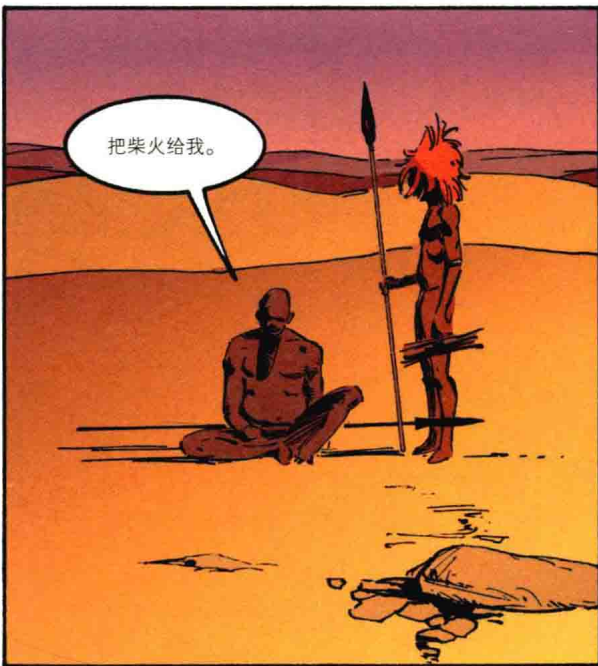


当他回到部落的时候，他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：他将听过那个传说，夜里他将睡在年轻男性的小棚屋里……

到了。



就是这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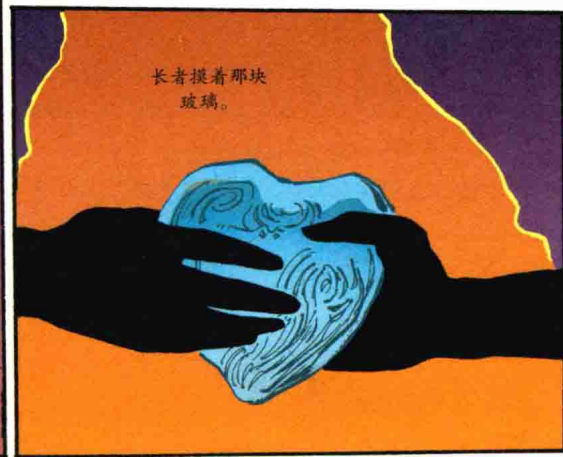
但这究竟
是什么？



把它给我。



长者摸着那块
玻璃。



一瞬间，老人想起当他年轻的时候，他母亲的兄长带他来到这里，让他去寻找相似的碎片……

然后，他开始讲述那个传说。



这块玻璃曾经是一座城市的一部分，如果你仔细看，在周围你能看到很多这样的碎片。

它们决不允许被带离这片地方。

我会给你讲述那座城市，还有它是如何消失的……

如果你活得够长，有一天你也会带另外一个男孩来这儿，来给他讲这个传说。

一直以来，就是如此。我们每人一生会听人讲一遍这个传说，就在这里。我们每人一生也会在这里给别人讲一遍这个传说。

……如果死亡奶奶能给我们足够的时间……





听好了。

那时候，这儿不是沙漠，而是肥沃的大地，生长着无数果树，到处都是肥硕迟缓的动物，狩猎起来非常轻松。

你只需要闭上眼睛，把长矛扔出去就行了，为什么？因为矛头总是能刺中好吃的。



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现在坐着的地方，坐落着一座城市。



那是座玻璃建造的城市，一座向远方延展的城市，远到一个人走一天也穿越不了它。那儿是人类的起源之地……



……人类起源于我们的部落。

这是我们的秘密，从来不会告诉外人，因为如果被外人知道了，他们一定会杀了我们。

但这是事实。